

超人气甜文《余生多关照》第二部
甜宠不断

笨嘴贺东风

情话王子岑迎尼

完美婚姻火速告急

余生多关照 2

原城大总裁
著

...
为防娇妻被盗，
他大战挚友，
手撕亲叔，
一生只睡一个人
的情话张口就来。

元宝惊呆了，
帅老公深情起来，
连她都怕。



余生： 多关照2

原城大总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余生多关照. 2 / 原城大总裁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00-2509-7

I. ①余… II. ①原…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6108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余生多关照 2
作者 原城大总裁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周政
特约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责任编辑 臧利娟 杨振
特约策划 调调 小狸
特约编辑 月饼殿 瞿章娅 周也兰
封面设计 周丽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封面绘制 paco_yao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本 920mm × 128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509-7
定价 34.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46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我的女人永远是我的，你连惦记的资格都没有！
· 001 ·

第二章 世上只有一个贺东风，再也没有像他一样爱上一个人，就再也看不见别人的人。
· 017 ·

第三章 谁都没有料到，绑架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家里。
· 034 ·

第四章 也许在贺东风心里，妻子只是妻子，是他迫不得已的责任，而爱人，也是不得已要放弃的。
· 05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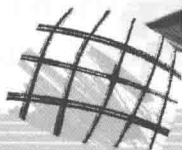
第五章 东风选择了贺南羽，却阴差阳错地解救了她，她自己也说不明白，这到底是不幸还是万幸。
· 071 ·

第六章 东风的眼睛看不到这件事，他一直都很清楚，却将她蒙在鼓里。
· 092 ·

第七章 贺东风已经摸不清楚，整日腻在自己身边的元宝，究竟有多少事情在瞒着他。
· 108 ·

第八章 元宝，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贺家？
· 126 ·

第九章 以前她是东风的妻子，现在她是东风的孩子的母亲，可贺南羽才是东风心爱的人。
· 143 ·



第十章 她可是东风明媒正娶的太太，理应永远比见不得光的贺南羽理直气壮，凭什么让贺南羽压在头上？
• 157 •

第十一章 他以前可是很迁就我的，现在变了。
• 177 •

第十二章 元宝已经怀孕四个月了，他的眼睛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元宝的心又不在他身上，一个瞎子怎么护她周全？
• 191 •

第十三章 相公，要是你能亲眼看到就好了。
• 2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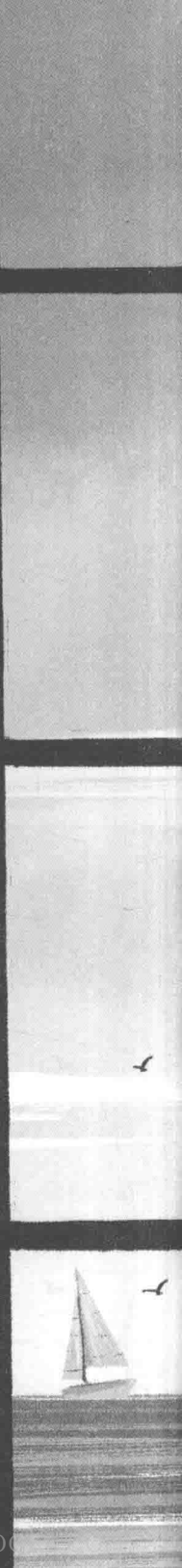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若是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姑姑还会不同意离婚吗？
• 219 •

第十五章 被指腹为婚的人，是我，你不过是偷了别人糖果的可怜虫！
• 238 •

第十六章 有些事情不适合慢慢等、慢慢熬，她必须让贺慕雯同意她跟东风结婚。
• 258 •

第十七章 物是人非，说的大概就是如今的贺家。
• 277 •

第十八章 相公，余生还请多多关照！
• 297 •





第一章

我的女人永远是我的，你连惦记的资格都没有！

元宝抵死都不会承认自己确实撒了谎，她确实是想回来了，岑迹尼的强吻不过是加速了她回家的迫切感。

再说这事儿哪能如实交代，贺东风听了会气得翻白眼吧……

她坚定地摇摇头：“我不需要你原谅，我也没有撒谎，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谎言，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贺东风再次闭上眼：“我睡会儿，不要说话。”

“好。”她乖乖点头，乖乖闭嘴，一路奔波后身体也很疲惫，很想去洗澡，可是又想先陪着他，想想还是相公重要，于是握住他的手，坐在床边的地毯上默默地当护工。

贺东风的身体一向很好，那天陪元宝在镇上打针的时候，冻了一夜，回来就开始发烧，他以为挺一挺就会过去，没想到会越发严重。

贺东风睡着了，睡得很深，元宝趴了一会儿也睡着了，等她因为做梦惊醒过来时，贺东风的药早就打完，已经回了不少血，她惊慌失措地拍醒贺东风：“相公！快点快点！回血了！再睡你就成人干了！”

贺东风睡眼惺忪地抬起手腕，慢条斯理地撕掉胶布，拔掉针头，一翻身，又睡了过去。

元宝没有折腾他，去浴室洗了个澡，连护肤品都没抹，头发也没吹干，就钻进被子里睡觉。

她的身上带着一丝凉气，贺东风忽然觉得冷了，便本能地翻身躲开。元宝以为他故意不理自己，非要往他怀里挤，终于把他折腾醒了。

他干脆坐起来，下床去找了一身厚睡衣套在身上，重新躺下：“我不舒服，你别折腾我。”

“我没折腾你……你想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我抱抱你还行吗？”

“既然我当时没有把你带回来，那么我就不会在意你是否愿意回来，你可以不回来，也可以现在就离开。”他语气冷冰冰地说道。

元宝的鼻子一阵阵发酸，她在岑迹尼那里受了委屈不能和他说，回到家里还要遭受他的冷言冷语，可仔细想想，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自己太过贪心了而已，大不了就回到他们最初结婚的时候，她重新追他一次好了。

她主动贴到他的背后，微凉的小手好像一尾滑溜溜的小鱼一样顺着他睡衣的下摆钻进去，放在他的肚子。

贺东风被冰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他拉出她的手腕，掀开被子下床，径直走出房间，直奔二楼贺东弋的房门外，急促地敲了两下门。

贺东弋正在跟童年视频聊天，举着手机就来开门了，不等他问一



句怎么了，贺东风便不请自入，侧身从他身边挤进去，直接上床，盖上被子倒头就睡。

知弟者莫过于兄，贺东风小时候都是他搂着睡觉的，上了初中那会儿开始自己睡，除了父母去世的时候跟他睡了一周，基本不会主动要求到他房里睡。

贺家的房间多了去了，他来这里，无非是想让贺东弋给他当一次挡箭牌，至于挡什么……

贺东弋切断了跟童年的视频，关上门走到床边，看他睡得极不安稳，就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是有些发烧，大概是因为不舒服，又和元宝吵了架，所以才躲到这里来了。

果不其然，两分钟不到，他的房门又被敲响。

元宝穿着一身奶黄色的连帽睡衣，像个扭捏的初中生似的站在门外，不好意思地耷拉着肩膀笑：“那个……我来接我相公。”

贺东弋回头看了贺东风一眼，见贺东风翻身睡过去，全然没有要理元宝的意思，他就没让元宝进门。他出门从外面把门带上，推着元宝的肩膀往楼梯处走：“不用接了，他睡在我这，你还不放心吗？”

“我不是不放心，他不高兴了，我来哄哄他。”

贺东弋拍拍她的肩膀：“哥哥理解你，可是他现在不需要人哄，只想睡觉。他要是需要你哄而不需要睡觉，他就不会跑到我这里来了。给他他想要的，才是对他好，你也折腾一天了，没什么事儿就睡吧，有事儿明天再说。”

元宝硬生生被他推到楼梯口，十分不甘心地转身，面露难色：“大哥，东风会不会记仇呀？他会不会以后都不搭理我了呀？”

“你现在要是不让他睡觉，保不齐下辈子他都不搭理你。”

元宝原本也很累很困，但现在睡意全无，惆怅地坐在楼梯上，轻声叹息：“我以为他喜欢上我，我的磨难就结束了，苦尽甘来，以后

全是好日子了呢……”

贺东弋没穿拖鞋，觉得脚下太凉，便不客气地从元宝脚上扒下一只拖鞋放在脚底，两只脚一起踩上去：“哥哥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但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只要有爱情或者是为了爱情而发生的争吵，都是幸福的。幸福也分很多种，这种就是酸的苦的辣的，你想想我跟你大嫂那种吵架……”

元宝重重地点头：“你这样一说，我顿时感觉自己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贺东弋觉得安慰和开解元宝是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她根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忧愁。他踢掉元宝的拖鞋，扭头就走：

“得了，赶紧回去睡觉吧，估计明天有你受的，今天先养养精神。”

元宝撑着下巴看着贺东弋的背影，直到他快到房间门口时，她才出声喊道：“贺东弋先生，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睡裤后面破了一个洞……”

贺东弋立即转身，伸手在后面摸了一把，果然有一个小洞。他对着元宝用中指指向三楼，示意她马上消失，万分嫌弃地用口型对她说：

“你给我滚，马上滚，越来越没规矩，连你大伯哥你都敢调戏。”

元宝朝他吐了吐舌头，捡起拖鞋就往楼上跑。

她一个人在大床上滚来滚去，睡惯了小乡村的硬板床，再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婚床上，感觉幸福得不切实际。

唯独上面少了一个人，一个总是以绝对优势霸占大半张床的男人。

她对着窗口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用古怪的腔调嘀咕道：“漫漫长夜，元宝姑娘你也无心睡眠！”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让我一夜不流泪……”

“睡觉吧元宝，要做一个积极向上、乐观的正能量少女，就算没



有老公，也要坚强地活下去。”

她自娱自乐到半夜，睡得晚，起得也晚，一睁眼就是九点，脸都没洗就跑下楼找贺东风时，被告知他已经出门了，七点不到就开车走了。

和前几天一样，贺东风没有接她的电话。

她有些失落地回到房里，又在床上滚了一会儿才去洗漱。

站在洗手间的镜子面前，她突然发现了昨夜没有发现的重要问题，顿时吓得冷汗狂流不止。她的下唇上竟然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小口子，现在看来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昨天晚上看的话，可就大不同了！

难怪她老是隐隐约约觉得嘴巴疼，还以为自己是跟岑迩尼撕咬时用力过猛没缓过来……

贺东风也注意到了，所以，他昨天晚上怀疑她在说谎。

可是，这一个小口子也说明不了什么呀，大哥肯定也看到了，他怎么问也没问？正常人都会以为这是她不小心咬到或者撞到造成的。

他不会就凭借一个小伤口直接想到自己和其他男人之间有什么猫腻吧？

元宝坐立不安，不知道该如何对贺东风开口，解释不对，不解释也不对，她匆忙洗漱完毕，正好看到贺东弋要出门，就想让他带自己去一趟医院。

贺东弋约好了时间去童年的店里，来不及送她，就让家里的司机把她送走。

她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贺东风的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正巧有人进来送东西，她抓住问了问，结果，得到的答案是贺东风今天没有来上班。

他七点就出门，不上班能去哪？会不会发现自己发烧严重去医院了？

如果是的话，那他打完针就会回来，她在这里等。

元宝还时不时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婷婷他是否回家了。她根本没有料到，在晚饭之前，自己都没有机会见到贺东风。

贺东风早早出门确实去了一趟医院，在医院里打了一针退烧针，半路遇见刚刚下手术台的好友，被拉着去吃了一顿早茶，他出门之前没有吃东西，想到要赶路，确实需要补充能量，也就没有推辞。

吃完早茶，他独自驾车上了高速，直奔元宝先前所在的小村子。

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岑迩尼视野里时，对方显然被惊到了。

岑迩尼不认为现在的贺东风会为了见自己这个老友兼情敌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他来这，十有八九是为了元宝，可是元宝昨天已经擅自离队跑回家了。

岑迩尼下意识地以为元宝出事了，他放下手上的工作，主动迎上去，不免有些紧张：“你怎么来了？元宝没有回家吗？”

贺东风难得穿得这么休闲，白色运动鞋、磨白做旧的牛仔褲，身上一件灰色长毛衣，然而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是一个不需要衣服来装点的人，颜值高的人穿什么都好看，没有西装革履的他因为有一张出众的冷峻面孔，仍旧气势不减。

元宝的几个同学在远处看到他后，开始窃窃私语，大家纷纷揣测一会儿到底会有怎样的血雨腥风，毕竟那天他离开的时候就像一股可怖的龙卷风一般。

贺东风站立在岑迩尼面前，双手插着毛衣口袋，视线轻飘飘地落在远处元宝的几个同学身上：“元宝回家了。”

岑迩尼松了一口气：“到家就好，她不接我电话，信息也没回。”

贺东风面无表情地冷哼一声，视线回到岑迩尼的脸上：“是吗？好端端的，她为什么不愿意接老师的电话，不愿意回老师的信息呢？”



“你什么意思？有话直说，这样旁敲侧击地问话不像你。”他有些明白过来，贺东风根本不是来找元宝的，而是来找碴的。

“可以直说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问。”他深吸口气，似乎在压抑什么，“元宝为什么突然说不上大学了，又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你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

岑迩尼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香烟叼在嘴上，又抬手递给贺东风一支：“抽烟吗？”

东风垂眸淡淡地瞥了一眼，并没有接过来的打算。岑迩尼自觉没趣，默默将烟放回去，只把自己唇间的香烟点燃了。

岑迩尼虽然是大学老师，但也是个不受家里管教的叛逆小孩，他做老师、做考古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真到了和名门少爷对峙的时候，他也会端出自己的身份。

“你不觉得这些问题去问元宝更加合适吗？毕竟是她主动离队。我确实有听她说过不想念大学了，不过这也可能是一时的孩子话，还有她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不回我的信息，万一她是心虚呢，万一……她是不想让你知道她跟我有更私密的联系呢？”

话音刚落，贺东风的一记重拳就已直接招呼在岑迩尼的脸上，不等他做任何反应，贺东风直接揪住他的衣领逼他往后踉跄地倒退了五六步：“你应该很了解我的，但凡能用嘴解决的问题，我不会不动手，毕竟杀人还是要偿命！”说完，又是一记狠戾的拳头，不偏不倚，与刚刚下拳的位置完全吻合。

岑迩尼看起来像个硬汉，人高马大，凭着长手长脚跟别人打一架也不会吃亏，但贺家的两个兄弟有隐藏技能，他们斯文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个会拳击的野兽。

两拳挨下来，岑迩尼已经头晕眼花，但他怎么都不能就此认输，拼尽全力一击，一拳打在贺东风的眼角，粗糙的拳头顿时在贺东风瓷

白细滑，和二八芳龄姑娘差不多的皮肤上开了个口子。

远处看热闹的同学一股脑地往这边跑，试图来拉架，可不等靠前，两个男人一起回头怒吼：“谁也不许过来！”

他们两个不再动手，同学们站在近处焦急地观望，有人拿出手机拍照，准备发给元宝；有人直接拨通元宝的电话，捂着话筒扭头就跑：“元宝，出事啦！你老公和岑老师打起来了！”

贺东风难得将糟糕的情绪发泄出来，他拽紧岑迩尼的衣领问：“元宝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你一个大男人敢做不敢当吗？”

岑迩尼吐掉嘴里的血沫，嘲讽地笑道：“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是，就是我亲的，不过东风，你是不是太多疑了，就凭借她唇上一点小伤就判断她在外面有男人了吗？”

他当然不仅仅是凭借这一点，元宝不会轻易说出不念大学这种话，她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就算是怕他生气发火，也最多是跑回来撒撒娇闹一闹，不至于这么严重，一定是在外面碰上了什么她想逃避的事情，还有她唇上的伤，一看就是新伤。元宝平日里娇气得很，要是她自己弄的，肯定会趴在他怀里求抱求安慰，显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受了伤。

什么情况下会让她感觉不到自己唇上有了伤口呢？

这算是他多疑吗？因为在意才会多疑，他多多少少也了解岑迩尼是个什么样的人。

“接受不了你的女人在外面有其他男人是吗？这说明你没有完全吸引她的视线，你最好不想跟她过了，我比你宽容、比你大度、比你会宠女人，你上一秒跟她离婚，我就愿意下一秒跟她扯证！”

岑迩尼既然敢挑衅，自然就不怕挨揍，贺东风连着两拳打在他的腹部，他当即喷出一口鲜血，同学们都吓坏了，尤其是女孩子，尖叫着可又不敢上前来拉，几个男生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两个人分开。



贺东风甩开抱着他的两个男生，直指岑迹尼：“我的女人永远是我的，你连惦记的资格都没有！不要再靠近元宝，这绝对不是一句简单的警告！”

岑迹尼也挣开同学们的搀扶，一脸的大无畏：“靠近了又怎么样？你会知道吗？元宝会告诉你吗？”

大家一听这话，又是要打架的节奏，立刻再次拥上来。

贺东风已经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怒火，否则他真的会把岑迹尼揍死在这里。

情绪渐渐平稳，他不再多说一个字，转身就朝自己来时的方向走去。

来路畅通，他回去时却在高速上堵了两个多小时，前方有连环交通事故。

眼眶的裂口出了不少血，他翻开遮阳板上的小镜子照了照，拿出纸巾简单地擦掉血珠，愤恨地一巴掌拍在方向盘上。

跟元宝结婚的时候他怎么没看出来这小女孩还有这样的本事，那时看她长得像个肉丸子，整天呆呆的，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嘀嘀咕咕摆弄东西。他舔了舔嘴角，想起她勾引自己时使用的那些小花招……

他无法接受也根本不可能接受那些风情万种的小动作出现在别的男人的视线之内，如果有，他能把那人的眼珠子挖出来。

他的电话一直在响，他拿起来看了几次，手机上都显示元宝的名字，终于有一次，上面显示贺东弋的名字，他才接听，结果听到的却是元宝的声音：“喂？你为什么要去跟老师打架？！你在哪里？！现在在回来的路上吗？！”

贺东风二话不说直接挂断，顺便将手机关机。

回到市区时正逢下班高峰期，等他进入贺家大门时，已经将近八点。

客厅没人，但楼梯上传来清晰的脚步声，他换上拖鞋准备去拿医药箱处理伤口，就听元宝的声音在后面急促地响起，她小跑着追过来：“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要关机？你干吗好端端的跑去找人打架？现在同学们都知道了，很快全系全校都要知道了，有个女学生的老公跟老师打了起来！你……”

她伸手去拉贺东风的手臂，被他不耐烦地甩开，她两步蹿至他的身前，见到他眼角的伤，便惊得忘记了说话。

“相公……你的眼睛……”

贺东风拿到了医药箱，没有搭理元宝，直接上楼回房。

他在浴室的镜子前仔细处理伤口，元宝安静地趴在门口，不知该从哪说起。直到贺东风在受伤的眼角贴上创可贴，收好医药箱，她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痛不痛？下次不要打架了好不好？”

贺东风沉默地与她擦肩而过，衣服都没换就又回到客厅：“婷婷，给我弄点晚餐，随便什么，不要放盐和酱油。”

婷婷刚抱着一团床单从二楼下来，听到这话，紧忙把手里的东西放下，跑进厨房做饭。

贺东弋从房间里抱着糖果盒下来闲逛，见到贺东风回来不由一怔：“回来了啊，听说你跟岑迩尼打起来了，谁赢谁……”贺东风转头看向他时，他一眼看到了贺东风眼角的创可贴，低声咒骂一句，三步并作两步迈下台阶，冲到贺东风面前，一把抬起贺东风的下巴，“岑迩尼打的？”

贺东风没说话，去冰箱拿了一瓶冰镇矿泉水打开喝了两口，坐在餐桌前等待用餐。

哐当一声，贺东弋把手里的铁制糖盒摔在桌子上，掏出手机就往外走。

他在打电话发脾气，元宝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但偶尔几句国骂

听得十分清晰。

“活该！我不管因为什么，也不管你儿子死活，我弟弟伤在眼角，要是眼睛有个三长两短，你八百个儿子拿命换我都不干！”最后一句，他是站在门口喊出来的，元宝跟贺东风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气得两道剑眉拧成麻花，径直走到餐桌前，拉开贺东风对面的椅子坐下来，“我刚给岑迩尼他爹打电话了，他爹说，你把他儿子打进医院了，一盆一盆吐血，你用的什么技能啊你？还真往死里打吗？好歹也一起玩到大的。”

元宝在一旁听得心惊胆战，惊讶地捂住嘴巴，贺东风会动手打人已经很令人意外了，居然还能把人打到住院。

“为什么跟他打架？”

“没有为什么。”

“岑迩尼的爹要找我算账，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跟他算明白这笔账？”

“让他来找我，我跟他算。”他波澜不惊地回应。

元宝走到他身边，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相公，不要生气了，你已经很厉害了，你都把他打到医院里了，你赢了。”

贺东弋挑挑眉：“看起来是你赢了。”

贺东风不着痕迹地躲开元宝的手，嘲讽道：“我没有赢，只是做了该做的而已。我在告诉他，属于我的东西谁也动不得，既然口头警告无效，我只好换一种方法。”

贺东弋看看元宝又看看贺东风，眉眼一高一低地琢磨起来：“因为……元宝？”

两个人都没回答。

贺东弋话锋指向元宝：“你认识岑迩尼？”

元宝支支吾吾半天，说：“他是我的带队老师……”

剩下的话不用多说，贺东弋已经了然。

他一边抽烟一边思忖着，最后在婷婷把一碗没有任何味道的蛋包饭端上桌时，才慢悠悠地开口：“你们两个人的事，我不插手，是多是坏你们自己承担解决，外面的事就交给我，先吃饭吧。”

贺东风喝了半杯水才开动，饭也只吃了一半，他虽然饿，但没有胃口。

贺东弋见他吃了一小碗都不到的量，立刻翻脸了：“你给我吃猫食呢？吃完！”

“不好吃，没有味道。”

贺东弋偏头瞪向婷婷，小姑娘立马紧张地摆手：“别骂我别骂我，大少爷，是小少爷自己说不放盐不放酱油的！”

贺东弋这才没有迁怒于她：“给他热杯牛奶，送到他房间里。”

婷婷麻利地消失。

元宝亦步亦趋地跟在贺东风屁股后面，他去浴室洗澡，她就像犯错误的小孩子一样站在门口等着。婷婷送来牛奶，她帮贺东风放到床头，等他穿着浴袍出来时，她主动端着送到他手边：“相公，你都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牛奶吧……”

贺东风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走回床边，从床头拿过电子体温计测了一下，36.5度，可以不用打针吃药了。

他坐在床上，元宝也坐在床上，还端着牛奶：“相公，喝吧，我喂你？”

说着， she 就把杯子递到贺东风唇边，他板着脸，看不出喜怒，她只能从他的眼神之中猜测，可他又不像贺东弋那样把所有风雨和欢喜都放在眼睛里。

东风垂眸盯着她的手腕看了良久，一点接过来的意思都没有：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关于你和岑迦尼的事情。”